

谦和礼让之风与桐城派

欧阳健子

人们常用“文章甲天下，冠盖满京华”来赞誉桐城。这句话一方面指桐城文风昌盛，尤以主导清代文坛近二百多年的桐城派为标志；另一方面是说桐城人人朝为官者众多，尤以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为代表。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张英、张廷玉既是位极人臣、权倾朝野的一代贤臣名相，也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。张英还是桐城派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实践者和传播者，对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其他文人无法企及的贡献。特别是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谦和礼让之风，对桐城派作家群体的崛起及文脉传承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，形成了一种与人为善、相互勉励、包容和合、奖掖后学的创作氛围和文学生态。这种良好的文学生态有利于桐城派的发轫、形成、完善和成熟。如果当时出现文人相轻，彼此打压，相互诋毁，就不可能会出现文学理论一脉相承、作家群体绵延不绝（1200余人）、传世作品卷帙浩繁（2000余种）的中国最大的散文流派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桐城人李雅、何永绍等选编了一部收录桐

城自明代到清初九十三位作者的古文集《龙眠古文初集》。当时张英正乞假回桐城安葬父亲。张英久居京城，心中一直向往家乡的田园生活，于是他用皇帝赏赐的五百两银子安葬好父亲后，将所剩银两在龙眠山双溪买下一处山清水秀之地构建新居，取名赐金园。这一住就是数载。他每日考察乡邦风物，寄情山水，读书写作。他在草堂中悬挂着自己的一幅对联：富贵贫贱，总难称意，知足即为称意；山水花竹，无恒主人，得闲便是主人。这幅对联收录进张英家训《聪训斋语》。

当家乡后学李雅等人登门请张英为《龙眠古文初集》作序时，喜闻书成的老宰相欣然答应，“濡笔而序之”。张英在序文中对桐城的山水之美、人文之秀、民风之淳倾以溢美之词，剖析了桐城文风昌盛的原因，同时对桐城后辈传承文脉期以厚望。《龙眠古文初集序》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和感奋。《龙眠古文初集》是第一部桐城古文选集，有助于人们了解桐城派的成因和渊源。

张英的官德、人品、学养深刻地影响并感染着桐城籍的文人墨客。桐城派三祖方苞、刘大櫟和姚

鼐之间的师徒之情传为文坛佳话。一时间，师从和服膺桐城派的作家遍及全国各地。以至于其后出现了姚门四杰（梅曾亮、管同、姚莹、方东树）和曾门四弟子（黎庶昌、张裕钊、吴汝纶、薛福成）的文学盛况。桐城派由此得以薪火相传数百年。

戴名世和方苞都是桐城派的初创者，戴名世因文字狱《南山集》案被斩。方苞因给戴名世的作品《南山集》作序而受牵连入狱，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，始得康熙亲笔批示“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”，遂免死出狱，并以布衣之身入南书房，后又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。雍正即位后，对以张廷玉、方苞为代表的桐城学人非常信赖，垂爱有加，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。

当年刘大櫟赴京考试落榜，经人举荐得以拜入翰林院侍讲学士方苞门下。方苞看到他写的文章，称赞刘大櫟是和韩愈、欧阳修一样的一流人物，逢人就说“如方某何足算耶？邑人刘生，乃国士尔”，对英少后生的赞誉爱才之情言于溢表，刘大櫟因此一时名噪京城。

刘大櫟同样效仿张英和方苞的

德行，对后学姚鼐倍加勉励与呵护。他于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经张廷玉举荐赴京参加经学选拔考试，未被录取，留京授徒。第二年，年方二十、刚刚中举的姚鼐进京赶考，却也不料落榜。在他伤心彷徨、准备回归乡里时，同样遭受过考试失利打击的刘大櫟怜惜学生才华，不忍看到怀才不遇的弟子就此消沉，特地写下《送姚姬传南归序》，鼓励学生振作起来，志存高远。先生的赠别之言，像寒冬里的一盆炭火，久久地温暖着、感动着年轻的姚鼐。后来，姚鼐在刘大櫟八十大寿时饱含深情地写下名篇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，师生之情、知遇之恩跃然纸上。正是在这篇文章里，姚鼐借转述他人之言，正式亮出了“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刘先生，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乎”的口号，清晰地梳理出桐城派三祖及其师承脉络，为后世研究桐城派渊源提供了重要史料。

谦和礼让、包容和合之风，吹拂着桐城派作家们的灵魂，成为润物无声的文化基因。



清末外交官吴澹

夏筱翊

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九月初一，参赞吴澹等随大清驻美、日、秘公使崔国因到达美国华盛顿。

这一年，吴澹34岁。

吴澹，谱名德俊，字哲夫，一字喆甫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乙卯正月初六日生于怀宁县受泉乡吴家楼子（今属石镜乡横塘村），出身寒微，八岁时父亲病歿，由母亲和长兄抚养成人。吴澹幼聪慧，稍长，好学不倦，师事潜山徐西堂先生。光绪乙酉年（1885）由县学优廪生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，丙戌科会试联捷进士，保和殿覆试二甲，赐进士出身。朝考二等，钦点主事，签分户部浙江司行走。

早在同治七年（1868）7月28日，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（美国人）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》，也称《蒲安臣条约》。规定“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；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，并享有最惠国民待遇”。中国人可不受限制地移居美国，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。在此背景下，美洲的契约华工急剧增加。由于对华工的激烈排斥，美国在1880年修改了《蒲安臣条约》中的移民条款，又在1882年通过了《排华法案》。美国以及秘鲁等地诱拐、苛待华工事件层出不穷。“光绪

七、八年间，智利与秘鲁交哄，华人之死者五千余人，损失财产巨万，无恤、无赔”。

吴澹出使美国、日斯巴尼亚（今译西班牙），任头等参赞官，后调充秘鲁参赞官，代办出使大臣事务。到达秘鲁时，正值总统改选。于是协调、商请各国公使，与美、秘鲁、智利外交官缔结条约，共相保护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八月，智利国内动乱。寓居该国的华人寻求保护。经吴澹斡旋，英国公使为旅居智利的华人身家、财产都开具证明，并且照会智利政府，如果华人有所损失则请求赔偿。所以这次智利内乱，华人几乎没有受到损失。

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吴澹任期届满，即将回国。华侨们十分依恋，追送至海滨。吴澹归国后，受到光绪皇帝接见，被赏道员，晋二品。不久他母亲病逝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守孝期满，他被派往四川，总办全省洋务总局兼管中西学堂。当时“余蛮子教案”再次爆发。

余栋臣，清四川大足（今属重庆）人，又名腾良，绰号余蛮子。以挑煤营生，后为哥老会首领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六月率西山煤窑、纸厂工人数百人攻入大足龙水镇，烧毁教堂，竖旗起义，发布檄



吴澹像 作者供图

文，反对教会侵略，反对列强“欺侮中国”。次年三月清军攻入龙水镇，余蛮子率部转战于大足、铜梁之间，后失败，突围后避居他乡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，余蛮子发动第二次起义，号召百姓用武力驱逐洋人，势力发展至三十余州县，达万人。所到之处，打毁教堂，没收教民财产。吴澹轻车简从，亲自前往大足晓谕，妥为调处民教矛盾，农民起义得以平复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吴澹到合川榷税，秉持古代“轻徭薄赋”的理念，合并税种，简化征收，促进商业发展，商人利益未受损，而税收自然增加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春，吴澹署理按察使。同年秋，改任建昌兵备道。当地爆发动乱，焚毁教堂，酿成国际事件。吴澹保持冷静和理性，做出

明智决策，通过外交谈判取胜，最终不杀一人、不黜一官，神父心折，民教相安，“如无事然”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吴澹辞职回省，仍然负责洋务局。当时皖江大水，广济圩溃破，家乡人写信向吴澹告急。吴澹先垫款四万金，以救灾民，并募捐巨款以续其后。嗣后即创办安徽省义渡局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川东矿务案再次爆发，大吏任命吴澹为川东道，委托全权处置。吴澹到达江津时，大船触礁，以身殉职，时年48岁。“蜀人哀之，立祠江上，岁奉其祀，德泽及人之深，犹如使秘鲁时也”。

吴澹从小失去父爱，尊重兄长如父，中年以后更加恭敬。当时经过太平天国乱后，吴家和安庆地区的老百姓一样，生活极其艰难。后来，吴澹考取进士，家族开始兴旺。兄弟分家的时候，所有家产由兄择取。吴澹任建昌道时，正值吴氏宗谱续修，因祀费无出，捐田四十余亩，以为祀产。怀宁人洪思亮寓居京师，生活难以为继，吴澹经常馈赠洪思亮。其他亲朋得到吴澹资助者，数不胜数。

吴澹育有五子，皆有建树；两女，长女嫁清邵武知府、民国参议院议员、安徽印花税处处长马伯瑶，次女嫁清江苏候补道陈筱珊公三子法国博士、数学家陈传璋（怀宁三桥人）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，怀宁崇让堂吴氏续修家谱，吴澹四子邵庆（名善，字季瑞，号济水）任总纂。其撰《哲甫公传》有言：“公歿后，手泽散佚无存。今所搜辑者，拟分公牍、私函、家书、诗文各类，俟整理就绪，都为一集，付梓藏家。”

期待这些珍贵史料重见天日。